

## 色無界 游靜

我在 06 年受香港電影資料館之約，開始重新思考李翰祥開創的風月片類型，嘗試借助過去對色情的管制及爭論，在香港豐盛浩瀚的電影歷史中尋找失落的遺珠。殊不知稿子發表了不到兩個月，香港的執法機關與基督新教勢力便聯手開展一系列明目張膽地打壓性言論的動作，並且主力針對學術研究與文化論述，使香港社會進入了一種嶄新的、不斷查察與掃蕩性再現、性言論的清教狀態。這系列的動作，對於在七、八十年代成長，基本上看風月片長大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來說，顯得格外不可思議，跟後九七這十年的民主體制發展不無相似，不斷給人時空錯亂(似曾相識)、時光倒流(不是已經改變了嗎?)的幻／錯覺。

香港七十年代的「情慾電影潮流」，不但是當年電影三大主流之一，與武打及喜劇鼎足而立，而且題材多樣化，也被視為老少咸宜。07 年 3 月，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行的座談會上，李翰祥女兒李殿朗回憶小時父親愛帶她們數姐妹一家大小往看他拍的風月片，又說當她中學時開始對設計有興趣，父親便鼓勵她多看家中的《花花公子》雜誌。根據她的憶述，李翰祥明顯不同意孩子或女子不應接觸色情素材這一套，還視色情讀物作為發展女兒心智的資源。李氏大部份的風月片拍於香港電影未有分級制之前，但當 07 年電影資料館舉行「江山多嬌人物風流——李翰祥電影回顧」時，不少放映電影卻被影視處評級為 IIB(青少年及兒童不宜)或 III 級(只准 18 歲或以上人士觀看)。即在七十年代香港當時沒被認為是色情或應被規範的影像，在八十年代後期至今卻被定位為應被查禁的色情。換句話說，電影本身並沒有恆常不變、本質上的色情性；所謂色情與否，並色情是否有害等，從來都是模稜兩可，隨機緣巧合、論述的爭持與權力的斡旋而改變，它的可變易性也是性言論受壓迫的來源。印度裔作家勞什迪(Salman Rushdie)說，一個社會自由與文明的程度應取決於它有多接受色情，如此看來，香港的自由與文明進程，可見一斑。

D.H.勞倫斯在 1928 年寫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到 1960 年企鵝出版社才敢在英國本土出版。但企鵝出版社仍然被告，當時的主控官問：「這種書你會讓你的太太或僕人看嗎？」最後企鵝被判無罪，《查》成了文學名著，一而再被改編成電影，自此英國對出版含性再現的刊物尺度也大大放寬。「不可讓你的太太及僕人看的」，顯現色情的界定往往帶有知識精英偏見與階級歧視：聰明人/知識份子/文人雅士看的是情色，笨人/勞動階層/賤民看的是色情。「色情」的建立，是為了鞏固某些階層的文化特權而出現及被建制化，這也跟李翰祥風月片一直被論為「風月」而非「色情」同出一轍。

近年在香港，「保護兒童」成了一隻百搭麻將，差不多任何社會議題都以兒童的名義為大前題，從而博取關注與支持。說到性侵犯要高舉「保護兒童」，討論性傾向歧視立法變成「鼓吹下一代做同性戀」等。香港人口出生率全球排名 158，可謂相當低。社會論述的兒少化，除了是由於「物以罕為貴」外，還至少表現出中年人對年輕人的想法與行為充滿迷惘、不解而引起的焦慮、不安，需要高舉「保護」之名來重新鞏固自身的權力。當被看成充滿性意象的《查》快要變成暢銷書，代表英國白人、男性、中產階級權益的主控官自然變得很沮喪

絕望，因為男人正在失去操控他的太太；主人正在失去操控他的僕人(可以看什麼、可以有什麼性想像)的權力。06年底，中文大學學生會出版的《中大學生報》增設「情色版」，旨在校園中開拓討論性的空間，07年5月初遭一位神學院實習傳道人向各大報章投訴，經報章渲染報導後，中大校方向學生報編委會發出警告信，提出可能會紀律處分學生。數天後，淫褻物品審裁處把《學生報》07年二、三月號評級為「不雅」刊物。在《學生報》對初判作出上訴的過程中，淫審處答代表《學生報》律師的信中指出，被評級的是「所有明顯描繪各種性行為及其他性活動並造成情色效果載有文字的物品。整體而言，所有描述及描繪性及效果之物品均為不雅。」色情在今天香港，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議題，誰有權力主宰什麼可被看見，及誰有權看見？對性作出管制是香港這前英國殖民地中基督教會維護其長期享有的教育及文化滲透特權的橋頭堡，97後難以維護特權的焦慮演變成更聲嘶力竭的打壓異己。

Linda Williams 曾運用「互為主體」的概念討論色情，指出女性器官的裸露讓女性觀眾可以透過感受被觀看的身體作為自我的延伸，來經驗一種深刻的主體性，從而獲得欲望的開展與甦醒，而不是一個被動的客體，所以色情也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心理空間。蘇珊桑塔更引法國小說中豐盛的色情想象為例，指出性相、性想象、性欲可能是屬於人類意識中最深沉、最鬼魅神秘、最濃郁極端的經驗，使我們突然有施展或嚮往暴力的衝動，或感官上被看來污穢、噁心的事物深深吸引着。這些都是人類性相多元光譜不可否定的部份，並不只是基督教傳統把身體壓抑成穢物，使社會聞性色變、病人膏肓而製造出來的，也不是只稱性欲是健康自然，淫褻是文化構築就可輕易抹煞。桑塔提出，對於大部份人來說，性狂喜的完整能量是不可即的，因為它充滿危險，容易導致瘋狂或死亡，所以性超越善惡，超越愛，超越理智，也為人提供衝破知性限制的潛藏力量。色情其一最大的意義也在於此。它超越道德，讓我們更面對及了解可能無法全知的，在我們每人身體中的性，及生存狀態的最底層意義。